禮部志稿

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

明 俞汝楫 編

神祀備考

神祇祀

初立旗纛廟制

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廟先是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考之於古旗謂牙旗黄帝出軍訣曰牙旗

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竪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首秦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牌後齊天子親征建牙牌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驚蟄日秋用霜降日於是上命京師立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仍令天下衛所於公署後立廟京都之祭

牲用太牢幣用黑色器用籩豆各八籩實以形鹽魚鱐
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
醢筍菹魚醢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登鉶各一實以
太羹和羹犧尊象尊山罍各一實以醴齊泛齊事酒樂
用時樂先期獻官及各執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獻
官以都督充前祭一日獻官公服省牲視鼎鑊滌溉有
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有司立伏百官具公服侍班皇
帝服皮弁御奉天殿奉香授獻官由中道出至午門置

龍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祭所獻官及陪祭執事官各就位迎神再拜行奠帛禮獻官詣盥洗所搢笏盥帨出笏詣旗纛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奠帛出笏俯伏再拜樂止復位行初獻禮獻官至洗爵位搢笏滌爵出笏詣酒尊所酌醴齊詣神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祭酒奠爵出笏俯伏再拜樂止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訖樂作獻官俯伏再拜樂止亞獻酌泛齊終獻酌事酒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飲福受胙獻官詣神位前再拜跪搢笏祭

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再拜復位陪祭官皆再拜

徹豆望燎獻官詣望燎位執事者捧祝帛置燎所燎半

禮畢天下衛所祭用少牢儀物視京都殺焉

封城隍神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上謂中書及

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

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

其在北京開封府者封爲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

府為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為承天鑒國司民
英烈王和州為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為承天鑒
國司民靈佑王五府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為
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鑒察司民城隍
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
章服京都城隍衮冕十有二章開封府等五府封王及
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
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京都城隍制曰帝王受天

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不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應天府城隍昇福侯宋代所封位號也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也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

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
興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
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
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我國享茲明
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開封城隍致詞改其後曰睠
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
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
靈明無不照聖則造其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

天之命也　臨濠城隍曰睠此鄉邦之地實同豐沛之
都朕肇自戎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
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貳亶明睿而無私佑則
垂祥仰感通之如在　太平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
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貳宜封曰承
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威靈烜赫
和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
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

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　滁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東淮王師首駐戰勝俱安成此峻功實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　各府城隍曰睠此畿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威則感通無方

各州城隍曰睠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　各縣城隍曰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

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其始末之詞則皆與京都城隍同但鑒於我國於各郡則改曰鑒於我郡政於各州縣則改曰州政邑政而享茲明祀於郡州縣則皆改曰享茲祀典云

有司祀典

洪武元年十二月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

城隍神廟式

洪武三年京師城隍廟成初城隍舊祀卑隘詔度地營築既而中書省臣及尚書陶凱請以東嶽行祀改為廟上可之修飾既備建左右二司凱復請如前代建六曹曰吏户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上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二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置神主主用丹漆字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始成命凱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設厲壇

洪武三年始命祭無祀鬼神先是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祠厲則此祀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之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

前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其祭豈無為而然哉後世以為渉於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者葢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於京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災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於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

長吏率僚佐侯晡時致祭牲用羊豕各三以米三石炊
飯正壇設城隍位羊一豕一壇下東西各席地焚香列
炬各設羊一豕一并設飯羹以祭之壇之南立石刻祭
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
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為定式

祭封内山川

洪武五年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
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内山川令行省大臣

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於是禮部奏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禮秩尊崇及京師山川皆國家常典非諸侯所得預者其各省惟祭風雲雷雨及境內山川之神宜共為一壇設二神位以省臣初獻都指揮司官亞獻府官終獻祭期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每位牲用羊一豕一簠簋豆四籩豆四簠簋二爵三鉶犧象尊各一祝一風雲雷雨帛四山川位帛二凡祭致齋三日可自是定天下十

三省山川皆各省自祭舊合祭京師及四夷山川悉罷之

四夷山川祭法

洪武八年癸巳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山川之次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

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浡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陜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東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王國府州縣社稷

洪武十一年禮部奏京都大社大稷既同壇合祭其王國各府州縣仍用舊制於禮未一今議亦合同為一壇

神主皆依京制用石主埋於壇南木主二祭則設之祭畢收藏其配位舊以句龍配社后稷配稷今大社大稷既奉仁祖淳皇帝配其王國府州縣無可配者難設配位今議王國社宜稱國社之神稷宜稱國稷之神府則稱府社府稷州則稱州社州稷縣則稱縣社縣稷從之命頒其制於天下

祭物非土產聽其缺

洪武十三年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御史案實

奏之上命當其罪而禮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產㵾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為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㵾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乃勅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必備其物苟其物非地產所有又無商賈販鬻則聽其缺可也

軍衛設祀壇

宣德二年丁丑兵部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
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
而無壇所近年風雨不調人多疾病請如郡縣立壇致
祭行在禮部言有司祭山川等神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人乎其准所言
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城隍神不稱爵

正統四年十二月山東登州府知府楊頤奏本府原係

州治其城隍封靈佑侯今升為府宜加封公爵奏下禮
部議尚書胡濙等以為今北京城隍止稱京都城隍之
神如五嶽四瀆原有封號洪武間皆已革去可令照例
稱登州府城隍之神庶合禮制從之

邊衛設壇

宣德三年四月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設風雲
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
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
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祭岳瀆違制

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海
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
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寶石五穀似
為魘鎮之術者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
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

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臣以往未聞外官撰文內臣往祭之事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牌尚存于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邊遠天下妄言惑衆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約

衡山南嶽祀例

正統元年湖廣布政司照磨所檢校程富奏衡州府衡

山縣古有南岳廟年久滋敝有失觀瞻請設道士及佃
户修整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因言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事同一體俱合用道士或十人或五名每廟佃户四户
灑掃供役仍令該管府州縣官時加巡視以稱崇祀之
禮從之

正恒山北嶽祀典

弘治四年先是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恒山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宋有天下未混一北爲契丹所

有故祭北嶽於真定府曲陽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
北平而真定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
北嶽於曲陽臣考周禮載恒山為幷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
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無疑今本州北嶽廟趾猶存
勅禮部詳考移文山西守臣於渾源州恒山舊跡修建
北嶽廟以後北嶽歲祭於此行禮下禮部覆議以為祀
北嶽恒山於曲陽歷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

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誌無考況今恒山實為畿內鉅鎮孕靈已久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如文升所奏渾源州恒山既為一方之望古跡間存復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但恐年久頹敝請下所司量加修葺春秋致祭威靈歆格用垂悠久

下禮部覆議行

北嶽改祀近地

弘治十五年吏部尚書馬文升奏嶽瀆之祭自古皆即其

近地而廟祭之惟北嶽祭於眞定府曲陽縣北海祭於河南濟源縣其地之相去頗遠據大明一統志所載謂山西渾源州原有北嶽祠廟欲行修葺改祭北嶽於此該禮部覆議得自帝舜以來已祭北嶽於曲陽而我太祖復循用不改今請仍如舊典

禁淫祠

洪武三年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

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
知其幾瀆禮僭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
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
祖歲除祀竈鄉村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
鄉厲邑厲郡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設
齋醮不許進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
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

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附郭縣罷重祭

洪武十七年禮部議天下府州縣先師孔子及社稷山川等祀如縣之附府者府既祭縣亦以是日祭誠為煩瀆自今縣之附府者府祭縣罷之詔從其議

雜祀

祭海

洪武元年正月命道士周原德往萊州諭祭海神原德

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嚮應竣事父老皆欣喜相賀爭至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以殲賊立江海神廟

正德八年三月命立江海神廟於狼山歲時祭初巡撫淮揚都御史張縉言流賊於狼山乘颶風之變實江海

效靈宜立廟以昭神貺禮部議江海之神已秩祀典此
復立廟幾於煩瀆詔從縉請

祀馬祖

洪武二年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
於後湖祀馬祖諸神勅禮官考其禮儀至是禮官奏言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
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
養馬之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

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為宜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於天地之初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申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齋式陳

明薦尚享

中明五祀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令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戶三神五品以下祀井竈二神庶合禮意上命著為令

祭司馬

洪武五年禮部奏舊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今擬止設一壇祭司馬一神每歲止於仲春一祭從之

祭五祀

洪武六年定凡祭五祀户竈門井於四孟月時享太廟日遣内官致祭中霤於季夏土旺戊日遣内官致祭

祭五祀壇制日期

洪武八年禮部

今擬以孟春祀司户之神設壇於皇宫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司竈之神設壇於御廚光禄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於乾清宫丹墀内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於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前光禄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為常

會議釐正神祀

弘治元年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祭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真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勅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

與否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太祖高
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瀆封號郡縣城隍
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
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所禁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
伏望皇上以祖宗為法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
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祀禱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絶異端
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宫觀祠廟非有功
德於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崇建難於輒

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
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蓋西
方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
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
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唐儒韓愈有
曰三代之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
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
武帝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

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盖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卒之陷身北國覆亡宗社可為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稱述惑世誣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為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

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
文佛於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於朝天宮則祀典
正矣　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盖北極五星
在紫微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象正
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
官祭告夫幽禜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
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
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

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凡陰陽凝聚陽氣在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令道家妄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宫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令以六月二十四日為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名稱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　又有所謂祖師三

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大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仍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溫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

特因天寶之稱而云爾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為陵生辰
遣官詣顯靈宫祭告夫生辰自宜使其子孫祭於家而
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　所謂大小青龍神
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
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
童子白於盧請限雨期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
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别設二青龍
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

號今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衰息況今連年亢旱祈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之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立為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日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顯靈於蜀則

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何也况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乞并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俱勑罷免其梓潼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庶足以觧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盖真武乃北方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真宗避諱改玄武爲真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靈應真君及攷圖志乃云真武爲淨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

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國朝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為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典及太宗入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守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憲宗嘗範金為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於武當山薟亦承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耳而喜乃援引左道鄧常恩輩熒惑聖德虐害生民奏請重修

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今常恩輩已服其罪而其所遺蠧國害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齎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濫費香燭之類是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齎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巾并香燭諸物之勞民者俱量為裁省庶幾國用少節而於累朝崇報之禮亦未嘗廢也　所謂崇恩眞君隆恩眞

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真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徽宗時嘗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二真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訾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真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

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靈素輩所附會況近年祈禱杳無應驗若以累朝創建之故難以廢毀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毀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

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即祀今之金玉闕二真人者五代時吳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太宗嘗

弗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閩地廟宇令春秋致祭易衣給户灑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眞君知諤玉闕眞君正統成化年間累加號爲上帝每朔望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皮弁冠紅金雲龍朝衣又加平天冠明黃錦綺服其黃服五年一換焚紅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世系年代事蹟本非有甚異也而兄弟並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祀袍服在京換焚費以不貲閩之袍服又數勞人賫送

具僭號既宜革正而妄費亦宜節損請仍存閩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必再製若在閩而敝者令府縣量為修補不必齎送如此則於禮庶不謂瀆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　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闕元君者即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其母曰仁壽仙妃配皆為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加封其父為聖帝母及

二妃皆為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僭瀆一至於此載考徐溫乃五代時吳國專權弒主之人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為子有一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　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為五嶽之首廟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

川壇俱有合祭之禮蓋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今朝陽門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封内又合祭於郊壇則此廟之祭實為煩瀆亦乞罷免

所謂京師都城隍之神者蓋建國者必設高城深池以保其民人其制自黄帝始令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廟在京師者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月十一日為神誕辰故是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

之神非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況南郊秋祀皆有合
祭之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　議既上上曰
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眞武城隍廟靈
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眞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號
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福建冠袍每
六年一齎送餘如所議行之

祭三清樂章

弘治八年十二月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

示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人豈有五帝况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於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

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於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

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上嘉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八十五上

明 俞汝楫 編

羣祀備考

歷代帝王祀

祀歷代帝王

洪武六年監察御史答禄與權等言開物成務先王各正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苟不追尊前古曷

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
大業被於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
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為道統孔子顏曾
思孟相傳而為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
天下者舉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為帝王
之所宗豈但陰陽醫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
祀之著之禮經歷代宗守爰在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
四海九州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

其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
成一代之典上以報往聖之功德下以正萬姓之彛倫則
道德尊嚴而政教修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參攷歷代
帝王開基創業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
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
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
黄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
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

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
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
後唐明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廟陵三年
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
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
皆每歲春秋祭之乙酉建歴代帝王廟於京師禮部奏
定其儀制略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
中一室以居三皇東一室以居五帝西一室以居夏禹

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以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以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祀三皇

洪武二年二月遣中書叅政蔡哲祀三皇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享勾芒祝融居右風后力牧居左儀同釋奠三皇位則籩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鉶各一爵三犧尊象尊山罍各一幣一白色祝一共用牛羊豕各一其配位用籩豆各四簠簋各一鉶一爵三象犧尊各一幣一

白色祝一共用羊豕各一其樂用登歌闕

其祝文 伏羲曰惟皇始畫八卦教民書契繼天立極肇開道統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句芒氏配 神農曰始作耒耜烝民粒食百草是嘗功濟萬世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祝融氏配 黃帝曰惟皇通變神化垂衣而治制作寢俻以濟萬民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風后氏力牧氏配 句芒曰爰以季春有事於太昊伏羲氏惟神盛德在木發生之始

功被萬物本於至仁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
薦　祝融曰惟神火德司夏長養庶物功在上古惠及
無窮　風后曰惟神貫通天時孤虛闡輿作輔軒轅德
業名世　力牧曰惟神兵法奇秘有光有烈土德追崇
功垂萬世餘詞如勾芒

修舉帝王陵寢祀事

初上遣使訪求古帝王陵寢河南陜西各行省具圖所
在帝王諸陵凡七十有九以進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

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
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
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
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
有六各製衮冕服函香幣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
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發者掩瘞
之壞者完築之廟之敝者因其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
以祭仍令有司禁樵採歲時祭祀以為常牲用太牢

祭帝王陵寢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上諭中書省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至於堯舜禹皆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司官考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於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

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汩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用有司祭於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于陵寢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亦不祭於是禮部復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

縣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
州祀唐堯曲阜縣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黄縣祀商中
宗滑州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鄷縣祀神農寧遠縣
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
十五中部縣祀黄帝咸陽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
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
帝三原縣祀唐高祖醴泉縣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

宗涇陽縣祀唐宣宗歲用仲春仲秋朔器用籩豆各八登一鉶一簠簋各一俎一爵三尊三篚一牲用太牢制可之於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碑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于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為常式

祭歷代帝王樂章

洪武七年八月御製樂章　迎神云仰瞻兮聖容想鑾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

生有崇睠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　奠帛云秉微
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効勤奉禮帛兮
列酒尊鑒予情兮忻享方旋駕兮雲程　初獻云酒行
兮爵盈嘉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羣臣忻兮躍
從願覩穆穆兮聖容　亞獻云酒斟兮禮明諸帝熙和
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
終獻云獻酒兮至終早整雲鑾兮將還宮予心眷戀
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遥瞻兮達九

重　徹饌云納殽羞兮領陳烝民樂兮幸生將何以兮
崇報惟歲時兮載瞻載迎　送神云旛幢繚繞兮導來
蹤鑾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祐兮
樂年豐　望瘞云神機不測兮造化工琢羞禮帛兮薦
火中望瘞庭兮稽首顧神鑒兮寸衷

祭歷代帝王祝文

洪武十年遣官祀歷代帝王凡十七位為五室共設酒
尊三于殿之東南西向用祝一設于神之右初獻畢讀

祝餘禮儀仍舊祝文曰皇帝謹遣具官某致祭於太昊
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黄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
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
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
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為君代
天理物撫育黔黎彝倫攸叙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
多福思不忘報特祀以春秋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尚享
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

洪武十三年監察御史連楹等劾奏應天府尹曾朝位
祭歷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禮上顧問廷臣吏部尚
書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上命翰林
院考證以聞翼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禮為
宜遂詔應天府以為常式

定帝王廟祀及名臣從祀

洪武二十年遣官祀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
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為五室中三室

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風后臯陶夔龍伯益傅説召公奭召虎張良曹參西廡第一壇九人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東廡第二壇十人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穆呼哩博勒呼巴延西廡第二壇九人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保爾濟齊拉衮

帝王陵寢

護視歷代帝王陵寢

洪武九年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令百步内禁人樵牧設陵户二人守之有經兵火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人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乙巳禮部尚書張籌奏使者視歷代帝王陵寢還言各陵有素無祠宇者有歲久不堪修葺者有間可修葺者桉唐開元間先代帝王有廟者祭於廟無廟祭於壇祠宇之壞者請勿

葺上曰然其廟之可葺者葺之不可葺者令有司次第
修之勿亟勞民也
特設歷代帝王陵寢
嘉靖十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請改大慈恩寺興辟
雍以行養老之禮撤靈濟宮徐知證知諤二神改設歷
代帝王神位仍配以歷代名臣下禮部議覆言今國子
監迺祖宗以來幸臨之地恐不必更葺梵宇舊址重立
辟雍惟寺内歡喜佛實屬不經敗壞民俗相應毀棄靈

濟宫徐知證知諤二神其在當時已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恐不足以改設帝王寢廟宜擇地别建得吉夷鬼淫像可便毁之帝王廟工部其相地卜日興工於是工部銷毁淫像會官相帝王廟地因言阜成門内保安寺故址舊為官地改置神武後衛而中官陳林鬻其餘為私宅地勢整潔且通西壇可贖還而鼎新之

奏入報可

嘉靖十一年七月禮部以新作歷代帝王廟成請上親

祀許之仍詔以祀之前一日預告皇祖即太廟後寢行
禮禮部上親祭歷代帝王儀注上覽之曰正五壇中案
朕親奠獻左右四案命郭勛李時代之成國公朱鳳尚
書王憲夏言汪鋐分獻兩廡餘俱如擬

追祀忠節

宣德八年八月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
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宋楚國文忠公歐陽修忠襄
公楊邦乂忠簡公胡銓益國文忠公周必大文節公楊

萬里信國公文天祥比來官屢更代事致因循曠缺祀典乞舉行盛典勅有司每歲春秋致祭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褒崇忠節足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春秋祭祀命府官行禮仍命有司以時修葺祠宇

成化十八年十一月顏氏六十代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公鉉奏顏子廟缺人灑掃請如孟氏例撥賜上曰國朝祀典二廟并隆孟氏既有廟戶而顏氏獨無誠為

缺典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禮部以博士顏公鉉請修顏子廟覆奏上曰顏子孔門高弟道德可仰身先配享而家廟不修可乎其令有司以修孔廟工役重為修葺

功臣廟正官行禮

弘治十五年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等奏南京每年四孟幷歲暮例遣勳戚大臣致祭雞鳴山功臣廟是日幷祭晉成陽卞忠貞公等六廟該應天府官行禮近年以

來本府率委縣丞訓導等官代之恐禮意太輕乞定為著令禮部議謂所言宜從請此後分遣堂上官有事故即委京縣掌印正官必不得已乃委府學教授等官從之仍令本府官如無事故不許推託轉委

禮部志稿卷八十五下

明　俞汝楫　編

崇祀備考

孔廟祀

遣祭闕里

洪武元年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師孔子于闕里
出内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具祭物仍命通贊舍人張

漢英副之上諭克堅曰先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
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爾往祭蓋以爾先師子孫祭
必歆饗爾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初定曲阜廟祀

洪武三年八月丁巳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命來年
曲阜廟庭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主祀事歲以為常

崇祀孔子

洪武元年十月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

詣曲阜致祭及行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
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
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
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更定釋奠孔子祭品禮物

洪武四年禮部奏更定釋奠孔子祭品禮物正位犢一
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二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
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酒尊一餘同正位其從祀十哲

東五位共用豕一分置於各位帛一爵一每位用籩豆各四簠簋各一鉶一酒盞一西五位陳設同東廡五十三位為十三壇共用豕一分置於各壇帛一爵一每壇用籩豆各四簠簋各一酒盞四西廡五十二位亦為十三壇陳設與東廡同初孔子之祀象設於高座而籩豆罍爵皆陳於座下弗稱于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祭物陳設各為高案籩豆簠簋登鉶悉代以甆器牲用熟樂用舞樂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人引樂二人凡一百一

十一人上從之禮部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上曰
樂舞乃學者事況釋奠所以追崇先師宜擇國子生及
凡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
宣德元年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
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
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缺
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
刊布內外永為定規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為緊要事而

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定孔廟祭品數

正統三年禮部尚書胡濙言比者湖廣桂東縣知縣范忠奏本縣每遇春秋祭孔子教官生員逼取祭儀擾民各府州縣亦有此弊請定其儀猪每隻重七十斤山羊每隻重二十斤綿羊每隻重三十斤其餘品物不係出產者鹿兔以羊代榛栗以土產果品代令風憲官嚴加禁約教官訓導生員毋責取擾民上從之遂著為令

增孔廟從祀祭品

景泰六年二月太常寺卿許彬奏每歲仲春仲秋上丁釋奠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牲牢品物固無容議其兩廡從祀先賢共一百九位止用豕二隻棗栗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有奇鉶鹽五斤十兩每品分為一百九分甚儉薄不足以盡尊崇之意請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鉶鹽五十斤庶於禮為稱及行南京國學一例增設從之

陳孔廟四議

弘治二年山東兖州府知府趙蘭陳六事其四云一請定禮樂謂孔子廟在國子監者皇上或躬臨致祭或遣官代祭是以天子祭先師器用十二籩豆舞用八佾宜也其天下郡縣廟學豈可僭用此等禮樂以祭乞議處之一請詳祀位謂大成殿後宜别為寢室祀叔梁紇配以顏路曾晳孔鯉其七十子言行著見如有子輩并宋周程張朱數子宜皆升坐殿上通謂之哲以備一代之

制一請議謚號謂周公制禮作樂前代嘗加謚文憲王
今一例革其舊有之封號止以太師周公稱之恐名爵
不足以副功德之實乞會議復舊一請補鈌畧謂孔顏
孟三代子孫各有官爵祭田惟曾子子孫未有乞賜祭
田給人户備洒掃選賢良户為廟主歲時祭祀仍令有
司主之命所司知之

考正從祀名位

宣德三年正月四川萬縣儒學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

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上
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
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
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重定從祀位次

弘治十一年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言孔廟之祀所以
崇德報功今兩廡之間自宋諸儒入祀之後未有論其
位次者遂使荀況馬融諸人居于周惇頤程顥程頤張

載朱熹之上彼況以下諸人置之從祀猶有可議矧可使宋之五儒反位于下乎臣謂宜升惇頤顥頤載熹于況等之上若謂當以時之先後為次則孔伋孟軻何得越由賜之班若謂一廡之間不宜易置太甚則配哲之分何乃在一堂之上若謂祀典行之已久不必更改則本朝何為而黜揚雄之祀于數百年之後哉陛下于惇頤之太極圖通書于顥頤之遺書易傳于載之西銘正蒙于熹之本義傳註章句綱目等書深宫誦習經筵講

說固多取之望命儒臣禮官博議斷自宸衷俾宋五儒者得于孔門諸子接席于兩廡之間超荀況等而處其上豈非朝廷之一盛事乎命下其言于禮部

新孔廟祭告

弘治十七年翰林院檢討劉瑞言闕里孔廟告完皇上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立碑文物一新惟夫子加封之典尚因襲前元之舊未能改正所謂大成者孟氏取譬之詞而所謂文宣者又齊亂主高洋之謚是不可以擬

夫子盛德之形容請節去大成文宣四字别定為尊崇美謚因此祭告而併新之以彰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

命下其奏于所司

始定啓聖祠祀

嘉靖十年七月國子監建啓聖公祠成禮部尚書李時等議祀典請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所用牲帛籩豆視四配其東西配位先賢顏無繇氏曾點氏孔鯉氏孟孫氏十哲從祀先儒程朱祭視兩廡是日文廟代主祭者

係欽遣輔臣則祭酒于啓聖祠行禮南京國子監祭酒
於文廟司業於啓聖祠各行禮從之

罷孔廟陪祀瀆褻

嘉靖一十二年祭至聖先師孔子大學士嚴嵩行禮時
上久不視朝暫罷御殿傳制禮受命左順門令典祭先
師孔子文官五品以上陪祀其六品以下俱先期展謁
嘉靖九年用主事梁喬升言令在京文臣俱例陪祀官
後行禮地隘人衆不禁喧雜至是禮官言其瀆褻非禮

詔復如舊例

定闕里家廟配享

正統三年三月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襄侃言天下文廟惟論傳道以例位次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叙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廟庭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匪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自安况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啓聖王剏殿於大成殿西崇祀而顏孟之父俱封公爵惟伯魚子晳仍為侯爵乞追封為公偕顏

孟之父俱遷配啓聖王殿庶名位胥安人倫攸敘又言
祭告孔子祝文稱王在天下則可在子孫則不宜乞易
惟王為仰惟我祖增深仁厚澤詒我子孫二句於垂憲
萬世之下上是其言命行在禮部行之仍命翰林院議
伯魚子晢封號以聞

隆聖賢廟祀

成化十二年七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孔子冕服已
用天子之禮宜增籩豆為十二佾舞為八則禮樂相稱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
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定釋奠先師樂

弘治九年二月太常寺奏釋奠先師孔子已准用天子
之禮增為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尚用諸侯之樂似為
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禮
部因請行移所司如數置造仍通行天下并南京國子
監一體遵行上曰文廟享祀用天子之禮而舞已加八

佾樂器乃尚諸侯之舊則尊崇未至而情文亦有未備

所言良是即如擬行之以副朕崇奉先師之意

改正先師祀典

嘉靖九年十一月上因纂祀儀成典諭大學士張璁凡

雲雨風雷之祀以及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敘纂入璁

因奏言雲雷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聖明更定但先聖

先師祀典尚有當更正者請于大成殿另立一堂祀叔

梁紇而以曽晳顏路孔鯉配之上以為然因諭聖人尊

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配天儀亦非正
體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體孔子之心為朕計
之聰遂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而不稱王祀宇宜稱廟
而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毀撤籩豆用十樂用
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號宜削
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吳澄宜罷祀林放蘧
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

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脩徐階疏陳不可上怒謫階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說示禮部

謹按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此崇祀之始也厥後唐太宗稱以先聖尼父玄宗謚以文宣王顔閔而下俱為侯伯宋真宗始以至聖稱焉我太祖即位奉太牢祀于國學又遣祭酒致祭于闕里成祖躬行四拜之禮憲宗加

以天子禮樂至世宗獨出睿見尊為先師孔子可為

極崇祀之道矣

曾廟配享從祀位次

正德八年二月山東嘉祥縣修曾子廟成巡按御史李

璣請以門人子思配享而以陽膚子襄公明儀沈猶行

公明高樂正子春公明宣單居離列于子思後從祀且

請御製碑文以垂示無極禮部議覆詔曰顏子廟先已

有御製碑矣曾廟亦不可無也其令翰林院製文賜之

從祀先賢圖本

正統元年忠州儒學訓導宗廉言欲將各處儒學從祀先賢名爵位次較勘明白刋成圖本頒行天下學校永為遵守從之

進宗儒三人從祀

正統二年乙亥以宗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廷先是廣東肇慶府知府王瑩順天府通判曹銘等皆言春秋上丁祭先師孔子以歷代諸儒從祀斥揚雄

而進董仲舒吳澄誠百世不易之盛舉也然而性惡之荀況短喪之杜預皆穿鑿陋儒尚祀廟廷而宋儒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皆有功道學羽翼六經其格言微意擴先儒之未發處已行事又皆正大光明足以紹承道統之緒皆未得從祀事下行在禮部覆奏謂安國作春秋傳沈作書傳德秀作大學衍義學者宗之誠有功於
聖門宜如其請故有是命

議從祀進黜

弘治二年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文廟從祀世教所關不可不慎如蘭陵伯荀况扶風伯馬融偃師伯王弼成都伯揚雄俱得罪名教宜黜之本朝文清公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得宜進之從祀之列詹事府少詹程敏政亦言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八人雖有訓詁其行不足稱宜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而所著未能發明聖學止宜各祀于其鄉申棖申黨其實一人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

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家語不載亦宜罷祀如以瑗放為不可無祀則祀瑗於衛祀放于魯或各附祭於鄉賢祠又后蒼有功於禮記宜與王通胡瑗二人俱加爵從祀又顏子曾子子思配享在朝而其父顏無繇曾點孔鯉列坐廡下於義未安請令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叔梁紇而以無繇點鯉及孟子父邾國公孟孫氏配享程子父永年伯程珦朱子父獻靖公朱松從祀則重道之典明倫之義兩得之俱下禮

部會官議於是禮部等衙門尚書周洪謨等言揚雄洪
武中因行人楊砥之請已罷從祀薛瑄在成化初亦議
其於明道著書尚未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
許謙之推衍緒説若后蒼雖能明高堂生之禮然漢以
二戴慶普三家立於學官而蒼之禮不與焉王通河汾
之師道雖存而於聖人之道亦安望覃懷逆續之功若
遽欲躋之從祀俱未敢以為然也至若啓聖王及泗水
侯各為廟以祀於闕里久矣今欲通祀於天下而遂升

孟子程朱之父以配之則於禮為太過置無繇點鯉於別廟而遂不得預享孔子萬世之祀則於義為不及況朱子在當時嘗因釋奠狀申禮部考正兩廡諸賢位次亦未嘗有一言謂荀況馬融王弼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杜預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等非所當祀者此非慎於闕疑則必志於從厚者也又況南京國子監廟廷之祀嘗經我太祖神謨聖斷之所詳定今百有餘年矣臣等何敢復致議於其間哉謹僉議曰仍舊上是之

覆吳澄從祀議

弘治十四年禮部議覆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今請再集廷議歳貢生員入監一年方許告就教職請如鐸議餘皆有不可行者惟論吳澄不當從祀時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侍郎焦芳曰鐸言誠有難行者但草廬先生苦心著述雖若有功而出處大節則真有可議鐸言不當從祀是

已瀚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今不可遽易芳曰所謂前
人者葢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
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耶瀚曰薛文清學
徒博而少著述人猶曰能繼道統為之請列從祀况草
廬著述之多可不祀乎芳曰不然文清著述雖少於草
廬而出處之正則加草廬之上矣况以盡心知性之學
達窮神知化之妙其讀書一録皆寫其身心之所得葢
在聖人所必與者豈常人所能識也然至今猶未躋之

從祀草廬者著述其何以加之且道統者謂深達往聖之域而身有之者也傳聖門之道者莫加於顏子後世稱未達一間彼豈以著述為達耶今欲尚言而不尚行則取尋常士且不應如此而況道統之大顧謂能修辭立言者即是而不復論其節豈不悖乎瀚不能應於是會集諸廷臣議而芳不與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

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
意亦有在瀚不悟此有惟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
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
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
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
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
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

兩地五經博士

嘉靖二年命宗儒朱熹裔孫野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于婺源奉祀初御史王完言熹實徽之婺源人其宗族墳墓在建安已置博士世祀考其次子四世孫勳還居婺源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子孫嫡長者一人以主祀事禮部請下有司覈實以聞故有是命

議薛瑄諸儒祀

嘉靖十八年先是御史楊瞻樊待仁奏故禮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霍韜侍

郎張邦奇詹事陸深少詹事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
治詹事府丞胡守中庶子楊維桀諭德龔用卿屠應竣
洗馬徐階鄒守益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善閻
樸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兼校書王同祖趙時春編修
兼司諫唐順之黃佐侍講胡經二十三人議宜祀庶子
童承叙贊善浦應麒議宜緩贊善兼檢討郭希顏以瑄
無著述之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之多
者霍韜又欲黜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將道統正傳皆

進之廟堂系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上曰聖賢道學不明士趨流俗朕今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童承叙浦應麒議是司馬光陸九淵從享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秩祀又經我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

慎重從祀議

隆慶元年給事趙輗御史周弘祖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下禮部議至是覆言孔廟從祀國家所以崇德

報功垂世立教其典甚重我朝祖宗列聖增入名賢類
皆宋元以上而明興二百年間未有一人誠慎其事也
臣等謹考侍郎薛瑄潛心理道勵志修為言雖不專于
著述而片言隻簡動示楷模心雖不繫于事功而偉節
恢猷皆可師法尚書王守仁質本超凡理由妙悟學以
致良知為本獨覩性命之源教以謹講習為功善發聖
賢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傑一代之儒宗確乎能
翼賛聖學之傳矣但瑄則相去百年輿論共服先朝科

道諸臣建言上請累十餘疏而儒臣獻議與瑄者十居八九世宗皇帝亦嘉瑄能振起然猶謂公而後明宜俟將來若守仁則世代稍近猶恐衆論不一請勑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儒臣令其廣諮博討撰議進覽仍下本部會官集議以俟聖斷上是之

附考

正孔廟從祀議

弘治十二年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言臣

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
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
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
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
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
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
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典若侑食者
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

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迺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待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葢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

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
謂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
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
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名
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
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
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
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

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楊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著易傳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

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按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

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識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葢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

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况其書
行于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
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
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
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
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自心未必有
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
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唐漢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説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葢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

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宗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

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璲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説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

請斷之以程朱之説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僣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

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為闕典臣又按宋
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
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
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
子省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
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
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
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

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郃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缺典信矣況宗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宗以來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

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
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
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為
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
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
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
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
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

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于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濓溪周子于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

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
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
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
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
謹按家語所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所載七
十七賢無陳亢文翁石室而唐祀因之杜氏通典則
有八十三賢而宋祀因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為
先師則始于唐之貞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為侯

伯則昉于唐之開元至于孟子（元加封亞聖公）繼顔（復聖公）曾（宗聖公）思（述聖公）為四配升顓孫師為十哲則又至宋而始定焉

又按從祀之說始于唐太宗時左丘明等以配食先師自是宗神宗益以荀況揚雄韓愈理宗加以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張栻吕祖謙度宗加以邵雍司馬光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本朝正統中又加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四人者葢安國傳春秋

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潡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于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一人若孔聖之後有功聖德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則無朱熹矣乃不得從于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嚴名宦鄉賢祀

嘉靖十三年八月内禮部題該巡按直隸御史鄭坤奏為廟災建言事條陳内開天地神祇歷代帝王道統師

儒陛下精誠純敬設主立廟物無弗備義無不周堯舜
三代之主無以過矣至于仕于其地而有政蹟惠澤及
于民者謂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業學行傳于世者
謂之鄉賢陛下固令有司立有祠宇春秋祭祀矣然或
狥情去取而賢否或至于倒置黍酌弗公而淑慝或混
於撫别遂使忠魂義魄尚耻于絳灌同列正氣聰明不
甘與草木同腐未免物不得平氣乖致異伏望陛下勅
下該部即行天下掌印官會同儒學師生各查本處應

祀名宦鄉賢俱遵照大明一統志所載逐一從公會議
明白備將職位姓名及履歷行實各相講明務使事有
考據衆無私議然後方許入祠見有祠者時加修葺原
無祠者即便修葢以及梵宇瑶宫等項先年奉旨拆毁
淫祠事例已將私刱及不係應祀之神俱已拆毀矣今
後仍嚴禁有司不得假以拆毀之例肆為魚獵之場或
利木石而尅落修理之價或改為書院而自動帑藏之
積名則為國家毀淫祠實則為貪官開騙局監司昏闇

准其申請為其所賣而莫知生徒有為俊秀者苦其虛
拘被其騷擾而不敢言合行各省巡按通查各屬奉例
之後拆毀者若干改造者若干要見有無尅落銀至自
修治以後免其拆毀俯順愚民之心庶神不濫祀人不
偷薄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之謂歟故曰崇祀等
因抄呈到部議得名宦鄉賢之祀乃國家崇德報功盛
典比來愛憎任情臧否失據名實不副激勸無聞今本
官所奏具見敦本尚實相應依擬覆奉欽依通行各該

撫按衙門行令提學官着落府州縣掌印正官及儒學師生備查各處名宦鄉賢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未經表彰即便及時興立祠祀以勵風化若祠宇傾頹及未經立祠地方亦合查給無礙官錢擇地修葢其或惠政殊常遺思不泯出于民心追戴願專立祠以申崇報者有司官員亦當代與申請聽其建言中間如有匪人濫預有干清議者亦要從公釐正

禮部志稿卷八十五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